

分报告 6:

次贷危机对我国贸易顺差和出口的影响分析

于春海

内容摘要：2007 年以来的次贷危机并没有显著地改变我国贸易顺差和出口增速的动态轨迹。我国贸易顺差和出口增速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 2005 年业已出现的调整趋势的延续，同时也是符合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的。所以，不应该对过去几年中所实施的外贸和产业政策进行方向性调整。短期中，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关注两个问题，首先是次贷危机后我国跨境资本流动易变性的增加，及其对我国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性的冲击；其次是次贷危机的累积性影响和国内政策调整过程的叠加。

2007年下半年以来，次贷危机的爆发和深入发展，使得全球金融体系承受着巨大压力，并且通过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复杂联系机制，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增长构成了严峻威胁。¹在这种背景下，人们普遍担忧外部经济增长趋缓引发的外需下降，会导致我国出口增速下降，进而使得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发生逆转。2008年前几个月，我国的出口增速和贸易顺差增速双双回落，这进一步强化了上述担忧，很多学者据此认为应该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方向性调整，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贸易政策，以防止我国经济步入加速衰退的局面。这种担忧不无道理，毕竟在目前的开放态势下，外需是维持我国宏观经济总供求平衡的关键力量之一。从过去几年来我国宏观经济内外失衡状况来看，内部结构性失衡不仅是宏观经济短期波动和矛盾的根源，而且也是制约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对外贸易走势作为内部结构性失衡动态演变的外在表现，不仅关系到我国宏观经济短期中的运行态势，更关系到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基础。

我国外贸近期表现出来的动态特征，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次贷危机引发的外需减少是潜在的外因，过去几年中我国出口退税政策调整、人民币升值、劳动成本和环境成本等的累积性影响是潜在的内因。对于内因和外因相对重要性的界定，将会影响我们对于我国当前外贸态势的基本判断。如果次贷危机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和外需削弱是主导因素，则意味着我国外贸变化是被动调整的结果；如果贸易政策、劳动成本等内因占主导地位，则意味着我国外贸变化是主动调整的结果。但是要在影响我国外贸收支和出口的诸多因素中，对外因和内因的影响与相对重要性进行完整的定量分析，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特别是在短期中，由于短期高频数据的匮乏、次贷危机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尚未完全显露以及发达经济体密集的干预性政策的干扰，定量分析事实上是无法完成的。

本文采取另外一种分析思路。首先，分析次贷危机的爆发和加深是否显著改变了我国外贸规模、增速和结构的基本变动趋势。其次，美国既是当前受次贷危机影响最大的国家，也是我国最主要的出口市场之一，通过具体分析我国对美出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探究外因是否是我国出口增速下降的主导因素。在此基础上，还必须进一步考察进出口变化是否符合我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方向。如果进出口结构的动态变化是内因主导的，并使符合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方向，那么，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基准就是在维持这一基本调整方向的同时，通过辅助性政策降低和缓解外贸变化可能带来的短期冲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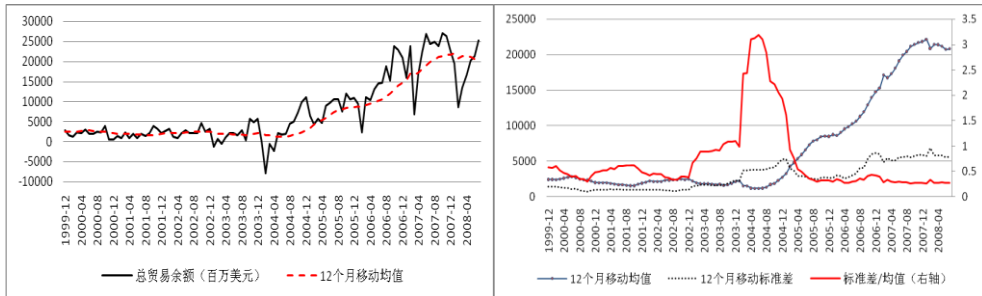
¹ Bayoumi Tamim and Ola Melander. Credit Matters: Empirical Evidence on U.S. Macro-Financial Linkages [J]. IMF Working Paper, WP/08/169. Hui Tong and Shang-Jin Wei. The Real Effects of the 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J]. IMF Working Paper, WP/08/186. Swiston Andrew. A U.S. Financial Conditions Index: Putting Credit Where Credit Is Due [J]. IMF Working Paper, WP/08/161.

否则，就必须对宏观经济政策做方向性调整。

一、我国贸易收支余额的动态行为与次贷危机的影响分析¹

从我国贸易余额的长期变动趋势来看，2004年1季度是一个分界点。2004年1季度之前，我国的贸易余额规模较小，并且较为稳定（标准差为1388.4）。在2004年2季度以后，我国的贸易余额呈现出新的动态趋势，在顺差规模迅速提高的同时，月度波动性加大（标准差为7676）。贸易余额的波动受到基数规模的影响，在贸易余额规模不断扩张的过程中，随着进、出口增长速度及增速差的变化，贸易余额的月度波动性加大。剔除规模扩张的影响，月度贸易余额的波动性在2004年中期达到顶峰后，近年来逐步下降。参见图1。

图1 我国月度贸易余额及其动态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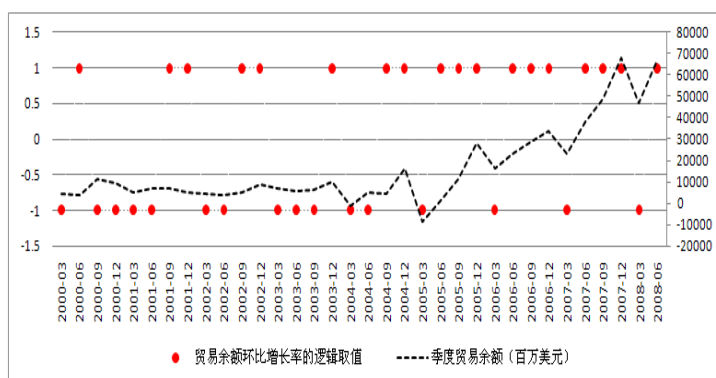


按当月价格衡量的月度贸易余额规模，在2007年10月达到270.5亿美元的历史顶峰后不断下降，直到2008年2月以后才重新恢复增长。为了剔除月度数据中的短期波动性，利用连续12个月的移动均值作为反映贸易顺差变动趋势的指标，这一指标从2008年初开始也出现下降的趋势。但是这一变动趋势并不能支持外需下降导致我国贸易顺差增速下降的说法。1999年以来，贸易余额变动呈现出明显的季节性特征：1季度环比下降，从2季度开始上升。在1999年以后的所有年份中，1季度的贸易余额与前一年4季度相比都是下降的，1季度贸易余额环比增长率的逻辑赋值都是-1。²而且在2005年以来的所有年份中，都呈现出1季度环比下降、2季度环比上升的特征。参见图2。这就说明，2008年初出现的贸易顺差增速下降的情况并不是次贷危机冲击下的暂时现象，而是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行为的规律性表现。次贷危机后的国际金融动荡及其引发的美欧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并没有显著改变我国外贸收支的行为特征。

¹ 除非特别说明，本节中所使用的原始数据均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² 贸易余额环比增长率的逻辑取值方法是：如果增长率大于0，则赋值1；如果增长率小于0，则赋值-1。

图2 我国季度贸易余额的变化情况



2006年4季度以来我国贸易顺差同比增速的持续下降，是出口增速下降和进口增速提高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我国出口的变动轨迹中可以看出，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同样也是早已出现的趋势，并不是次贷危机冲击下的新现象。剔除2007年2月和3月因为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导致的异常变化，出口增速下降的趋势在2004年就已经出现。参见图3。进一步分析我国出口的地区构成，可以发现，美国和亚洲在我国出口中的占比不断下降，欧盟在我国出口中的占比不断上升。参见图4。这种变化趋势在2005年初就已经表现得很明显，并不是次贷危机发生后的新现象；而且，这种变化趋势也不能用美国、亚洲和欧盟经济增长态势的差异进行解释。

图3 我国出口的变动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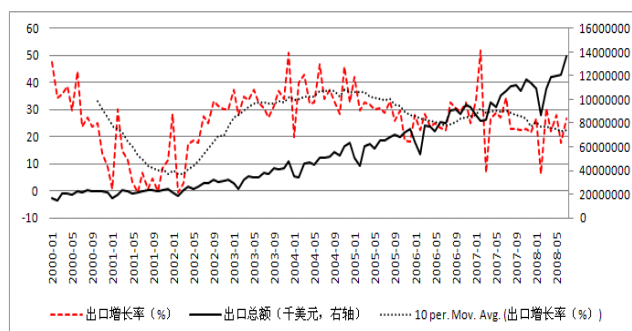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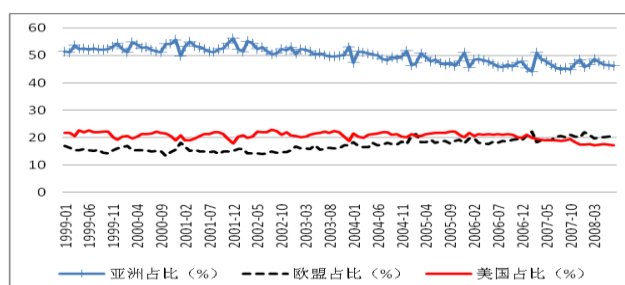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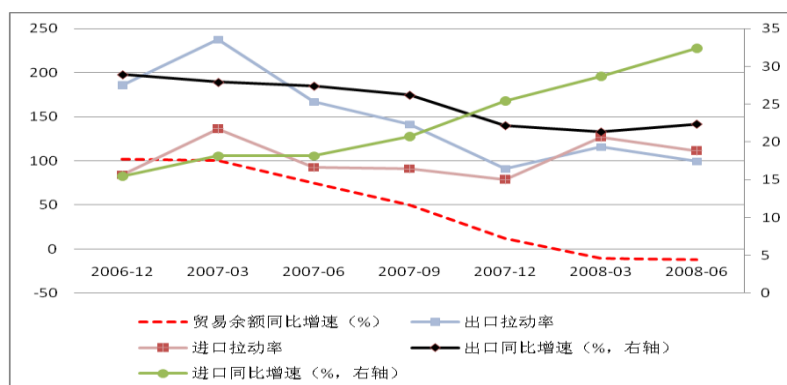
图4 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占比



从进口和出口增长对贸易收支余额的拉动率来看，2007年4季度以后，进

口增长的影响超过出口增长的影响，成为贸易收支余额变动的主导因素。参见图 5。特别是 2008 年 1 季度，出口同比增速相比于 2007 年 4 季度并没有明显变化，贸易顺差同比增速的下降完全是进口增速提高的结果。因为外部需求因素的变动主要作用于我国的出口，由此可以认为，2007 年下半年以来我国贸易顺差增速的变化主要是国内力量的作用结果；次贷危机及其导致的我国主要出口市场经济增长的波动，并不是我国贸易顺差增速下降的主导原因。

图 5 进口和出口变动对我国贸易余额变动的影响程度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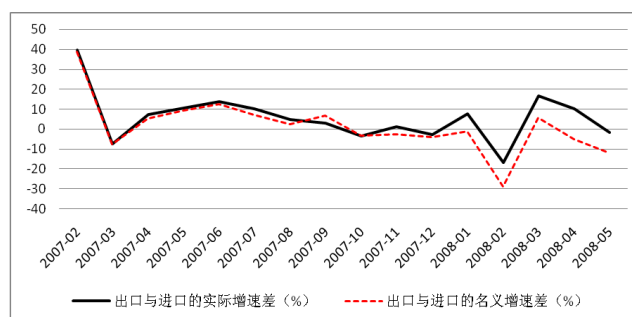


我国进口增速的上升，既有进口数量增长的影响，也有进口价格增长的影响。2007 年以来，初级产品进口在我国进口中的比重超过了 25%，也是我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如果进一步考虑化学成品及相关产品，比重超过了 40%。国际市场上粮食、食品、原油、金属以及矿产品价格的上涨，进一步提升了我国的进口增速，导致初级产品贸易逆差增加和总贸易顺差减少。以主要的大宗商品为例，以 2007 年底的每单位进口的美元价格为基期，2008 年 1-7 月我国进口的主要大宗商品多支付的金额达到 565.20 亿美元。²同期我国贸易顺差是 1249.57 亿美元，相对于 2007 年同期的 1371.04 亿美元，下降了 8.86%。如果没有大宗产品价格上涨的影响，2008 年 1 至 7 月的贸易顺差是 1814.77 亿美元，相对于 2007 年同期增长 32.36%。2007 年下半年以来，在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后，我国出口与进口的实际增速差明显高于名义增速差。2007 年 10 月至 2008 年 5 月的 8 个月中，平均名义增速差为 -6.27%，平均实际增速差为 1.43%；名义增速差小于 0 的月份有 7 个，实际增速差小于 0 的月份有 4 个；在名义增速差和实际增速差都小于 0 的 4 个月中，平均名义增速差为 -11.94%，平均实际增速差为 -6.1%。参见图 6。作为推动我国进口增速上升和贸易顺差减少的主要力量之一，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趋势并不是次贷危机后的新现象。

¹ 进口增长对贸易顺差增长的拉动作用为负，为了与出口增长的影响程度进行比较，图中给出的是绝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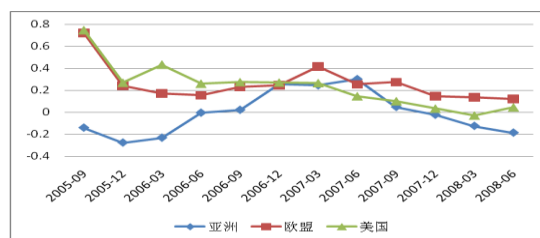
² 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2008 年 3 季度）。

图6 出口和进口增长速度差¹



从我国贸易余额和进出口增长速度的变化轨迹中可以看出，次贷危机的爆发和不断深化，并没有显著改变我国贸易顺差和进出口增速的变动轨迹。这一点还可以从我国对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收支余额的变动轨迹中得到印证。亚洲、欧盟和美国是我国最大的三个贸易伙伴。这三个地区经济增长情况存在很大差异。特别是在2007年以来，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增长轨迹存在很大的发散性，美欧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率趋于下降，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增长速度趋于提高。²但是，无论是亚洲、欧盟还是美国，对我国贸易顺差规模的拉动率都延续了2007年初期以来的下降趋势。参见图7。也就是说，虽然这三个地区的经济增长表现存在很大差异，甚至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变动轨迹，但是，我国对这三个地区的贸易收支余额都是不断下降的。由此也可以认为，经济增长以及与之相关的外需因素，并不是我国贸易顺差下降的主导因素。

图7 主要贸易伙伴对我国贸易余额的影响程度³



二、我国对美出口的规模和结构变化与次贷危机的影响分析

美国是我国最重要的出口之一，也是目前受次贷危机影响最大的国家。随着次贷危机的不断加深，其影响不断向美国整个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部门的扩散，这引发人们对于通过实体经济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反馈机制产生的次贷危机“二次影响”的担忧。但是从截至2008年2季度的美国经济数据来看，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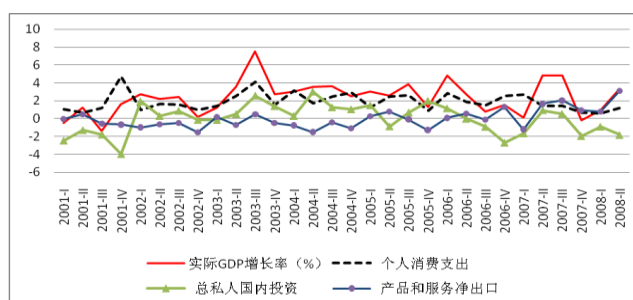
¹ 实际增速差是从名义增速差中剔除出口价格指数和进口价格指数变化的影响。

²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M].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pril 2008.

³ 图中给出的是主要贸易伙伴对我国贸易余额的拉动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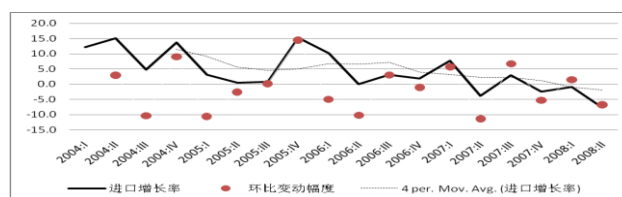
种影响并没有完全显露，私人消费支出增长对 GDP 增长的正拉动作用与私人投资下降对 GDP 增长的负拉动作用相互抵消，净出口的增长¹成为 GDP 增长的主要拉动率。参见图 8。在美国净出口增长的背后是进口下降和出口增长的共同作用。出口增长的速度远高于进口下降的速度，2007 年 2 季度至 2008 年 2 季度，美国出口平均增长 10.9%，进口平均下降 2.3%；进一步考虑到美国出口和进口的规模差异，同期出口增长对 GDP 的平均拉动率为 1.27%，进口下降对 GDP 的平均拉动率为 0.43%。²

图 8 美国 GDP 季度实际增长率及其分解³



美国净出口的变化，特别是进口增长速度的下降，是否是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增速和需求下降的结果呢？从美国进口实际增长率的变动轨迹来看，进口增长速度的下降趋势在 2004 年就已经出现。从季度增长率变动幅度来看，2004 年以来，连续两个季度之间增长率下降幅度超过 10 个百分点的有 4 次。与此相比，2007 年 2 季度以来最大的季度下降幅度只有 6.7 个百分点。参见图 9。由这些数据同样可以证实，美国进口增速的变化并不是次贷危机这样的外生冲击影响下的暂时现象，而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主要经常项目失衡国，在过去几年中协同政策调整和市场变化的结果。⁴

图 9 美国实际进口增长率的变化⁵



¹ 在美国主要表现为季度贸易逆差规模的同比下降。

² 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数据计算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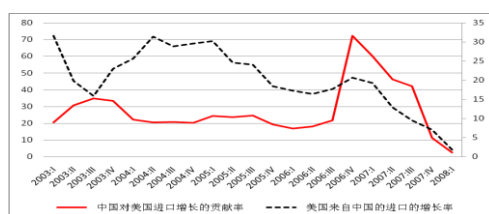
³ 图中给出的是 GDP 季度实际增长率以及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拉动率。数据来自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网站。

⁴ 2004 年 4 月，国际货币和金融委员会提出促使全球经济失衡有序调整的政策措施；2006 年 6 月 5 日，IMF 首次发起关于平稳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多边磋商框架；2006 年 9 月，IMF 明确提出了美国、欧洲、日本、中国和石油出口国等主要失衡国在全球经济失衡调整中的职责。

⁵ 实际增长率是指剔除价格因素以后的增长率，环比变动幅度是指连续两个季度之间的增长率差。数据来自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网站。

在美国进口增长速度下降的同时，来自中国的进口的增长速度也在不断下降。但是必须注意到，首先，来自中国的进口的增速下降并不是 2007 年下半年的短期表现，而是从 2004 年就已经开始出现的长期趋势；其次，来自中国的进口对美国总进口的贡献率不断降低，也就是说，在美国进口增量中，中国所占比重不断降低。参见图 10。在短期中，美国的供给和需求结构相对稳定，这就决定了进口需求的收入弹性在短期中是相对稳定的。同时，在短期中，中美贸易的产品结构也不会发生急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增长和进口需求变化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减少趋势。来自中国的进口减少，在很大程度上被来自其他国家的进口的增加所抵消。所以，从次贷危机到美国经济增长和进口需求变化，再到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减少，这当中的逻辑关系在目前并不能成立。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变化，应该是其他因素作用的结果。

图 10 来自中国的进口增速及其对美国总进口的贡献¹



考察 2007 年以来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及其影响不断加深的过程中，中国对美出口总量和产品构成的变化。首先可以看出，2007 年以来，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同比增长率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其中，月度下降幅度超过 4 个百分点的有 5 次，分别是 2007 年 2 至 3 月、7 至 8 月、2007 年 12 月至 2008 年 1 月以及 2008 年 2 至 3 月、5 至 6 月。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总进口的名义增长率并没有呈现下降趋势。2007 年以来，美国月度进口的名义增长率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其中月度下降幅度超过 4 个百分点的只有 3 次，分别是 2007 年 7 至 8 月、2008 年 2 至 3 月和 4 至 5 月。参见图 11 和 12。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中国对美出口增长率的下降并不能用来自美国的收入和需求变化进行解释，因为根据一般的理论逻辑，收入和需求变化应该会导致总进口和来自中国的进口增速同步下降。

¹ 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数据计算而来。

图 11 我国对美出口名义增长率的变化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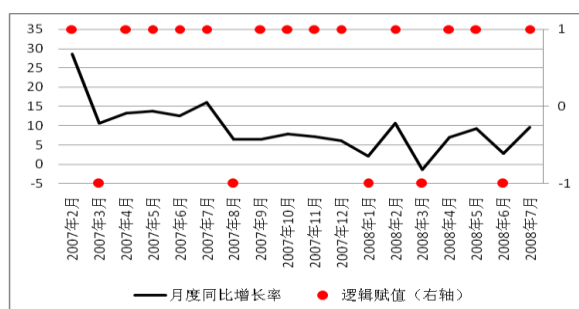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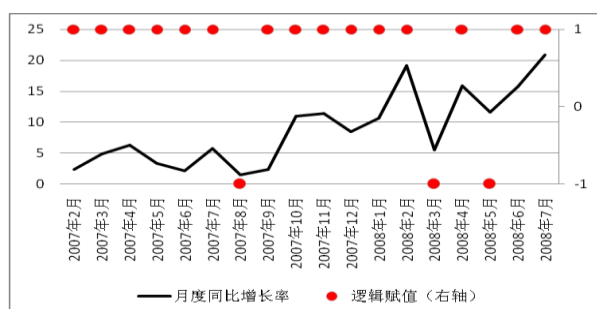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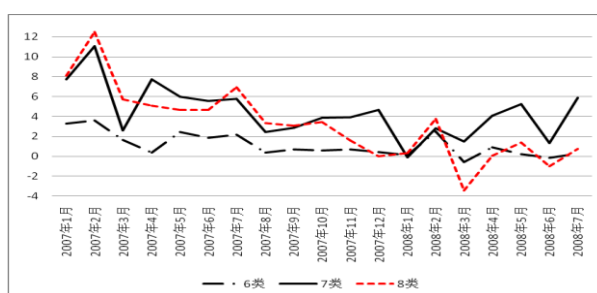


图 12 美国进口名义增长率的变化



进一步分析中国对美出口的产品类别。在 SITC 分类下，6、7 和 8 类²产品是中国对美出口的最大产品类别。从 2006 年 1 月到 2008 年 7 月，这三类产品在中国对美出口总额中的比重维持在 94%左右，上下变动幅度不超过 2 个百分点。这三大类产品月度增长率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并成为拉动中国对美出口月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力量。在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长率出现大幅下降的 5 个时点上，这三个类别产品的拉动率³都出现了显著的下降。参加图 13。

图 13 对中国总出口增长的拉动率下降最大的产品类别⁴



这种变化是否主要来自美国需求力量的减少？这要进一步分析美国相应产品类别的进口变动情况。从总量关系来看，在不考虑包括贸易政策、相对价格

¹ 中国对美国月度出口数据来自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根据原始数据，计算月度出口同比增长率和连续月度增长率差。如果增长率月度下降超过 4 个百分点，赋值-1；否则，赋值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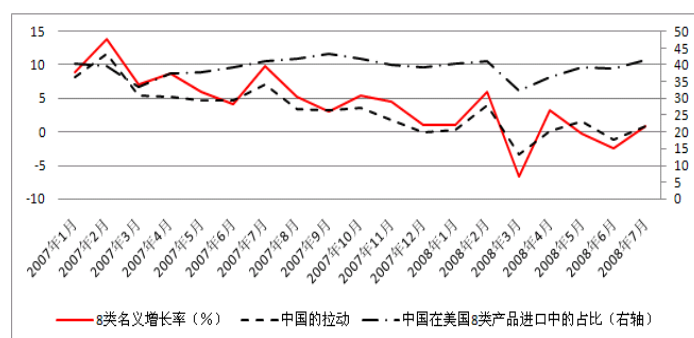
² 6 类：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7 类：机械及运输设备；8 类：杂项制品。

³ 对中国对美总出口的拉动率。

⁴ 数据来自 www.census.gov。

和需求偏好等因素的情况下，美国需求的降低应该直接表现为同类别总进口规模的降低。所以，如果美国 6、7 和 8 类产品的总进口月度增长率呈现与中国出口类似的变动轨迹，那么，就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外需力量主导中国对美出口变动的观点。否则，就只能从外需以外的因素中寻找中国对美出口增长率下降的原因。从美国月度进口数据中可以看出，在 6、7 和 8 类产品中，前两类产品的月度名义增长率具有较大的波动性，但是基本趋势比较稳定，并没有明显的下降。只有 8 类产品的月度名义增长率在 2007 年 1 月以来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并且在变化轨迹上，美国 8 类产品月度名义增长率与中国的拉动率具有高度的同步性。参见图 14。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在美国从中国进口的 8 类产品中，家具及其零件、褥垫及类似填充制品、旅行用品、手提包及类似品、服装及衣着附件、鞋靴、印刷品和文具¹等产品占据了最大的比重，2007 年 1 月以来的比重在 91~92%。一般来说，这些产品属于生活必需品，需求的收入弹性相对较低，其增长率的变化更多地反映相对价格和消费替代性等因素的变化，而不是经济增长和收入变化的结果。如果美国进口增速下降是次贷危机后经济增长速度和收入下降的结果，那么，我们应该看到的趋势是美国总进口增速下降，而来自中国的廉价生活必需品的增长速度应该上升。现实情况刚好相反，所以，次贷危机并不是导致中国对美出口增速下降的主导因素。

图 14 美国 8 类产品的名义进口增长率及中国的拉动率



三、关于次贷危机和我国出口变化的进一步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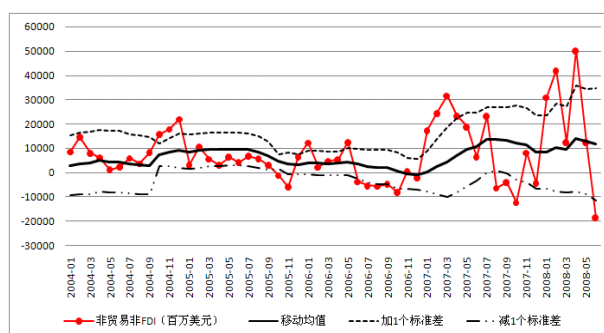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迄今为止，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国际金融动荡并没有通过贸易渠道对我国经济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我国贸易收支自 2007 年以来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延续了 2005 年业已出现的调整趋势。人民币升值的累积性影响、资源和环境成本的上升、国内劳动成本的增加以及出口退税等贸易政策的调整，加之政策调整引起的出口企业预期变化和行为的易变性，众多因素结合在一起，共同推动了我国贸易收支的变化。与这些内因相比，外需因素的变

¹ 主要是 SITC 分类中 8 类下的 82、83、84、85 和 89 章。

动并没有显著改变我国贸易收支和出口的变化轨迹。作为潜在的外因，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全球经济增速下降，并没有对我国贸易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当然，这并不是说次贷危机不会影响我国经济，而是说在短期中，在次贷危机的影响尚未完全显露，特别是在次贷危机对发达国家实体经济的影响还未充分显露的背景下，其主影响渠道不是贸易渠道。

对于我国的宏观经济而言，次贷危机在短期中带来的最大冲击和挑战首先体现在跨境资本流动性的变化，特别是非贸易非 FDI 资金流动的变化。随着次贷危机的加深，美国的短期利率不断下降，导致中美利率缩小并转变为正值，这导致非贸易非 FDI 资金流入增加；人民币对美元预期升值率的提高上升，导致非贸易非 FDI 资金流入增加。但是，金融动荡后美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紧缩和市场风险上升，引发了市场的重新定价过程，并导致流动性溢价和风险溢价上升。流动性溢价的上升，凸显了成熟金融市场上的信心危机和预期不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成熟金融市场上的金融机构的行为易变性显著提高，并带动国际间资金流动规模和方向的频繁变动。从月度数据中可以看出，中国的非贸易非 FDI 资金净流入的波动性在 2007 年以后都是不断加大的。2007 年 8 月至 2008 年 6 月的 11 个月中，非贸易非 FDI 净流入水平向上或向下偏离趋势项的程度超过 1 个标准差的月份有 7 个。详见图 15。

图 15 中国非贸易非 FDI 资金净流入的波动性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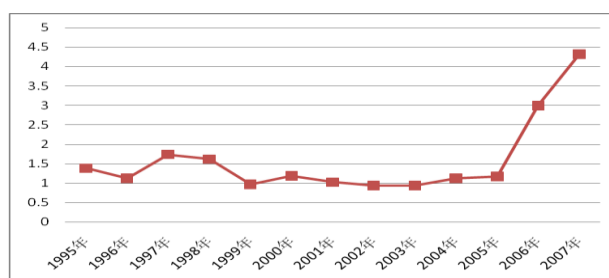


在目前特定的汇率制度和外汇管理制度下，非贸易非 FDI 资金流入规模和波动性的提高，通过制度性渠道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性产生较大冲击。从外汇市场阻力指数的变动情况来看，2005 年汇改以来，中国外汇市场的阻力指数²显著提高。详见图 16。在这种情况下，从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到国内货币和金融的传导效应不断提高，金融动荡冲击下跨境资本流动波动性的提高，必然会对国内货币和金融稳定性构成更大的威胁。

¹ 非贸易非 FDI 是在外汇储备月度增量中减去贸易顺差和 FDI 实际流入规模。所用的标准差和均值分别是 10 个月移动标准差和均值。数据来自国家外汇管理局和商务部网站。

² 关于外汇市场阻力指数的计算方法参见：IMF2007 年 4 月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

图 16 中国外汇市场阻力指数¹



从我国出口的分类产品结构来看，6、7和8类产品同比增速下降是拉动总出口同比增速下降的主要因素。特别是在2007年以来，相比于2007年1至7月，2008年1至7月间，6、7和8类产品对总出口的拉动率分别下降了4.3个百分点、1.2个百分点和2.8个百分点，这三个类别产品拉动总出口增速下降了8.3个百分点。而同期，总出口的月度平均增长率从29.8%降至22.5%，只下降了7.3个百分点。与SITC分类下的6、7和8类产品相对应的是，纺织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家具及其零件、服装及衣着附件、鞋靴、印刷品和文具等行业。2000年以来，这些行业在出口拉动下的过度发展，使得我国经济增长的成本加大，这集中表现为近年来所出现的贸易条件恶化、环境和资源压力加大、比较优势静态化和产业结构扭曲等问题上。²由此判断出发，主要出口产品类别的增速及其对总出口拉动率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解决我国宏观经济结构失衡和外部失衡的要求的，也符合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and 长期经济增长的要求。

总之，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国际金融动荡，迄今为止还没有对我国出口与贸易收支产生显著影响。我国近期出现的出口和贸易顺差增速下降，主要还是国内贸易政策调整、劳动成本变化、资源和环境成本上升等诸多内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也符合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缓解宏观经济内外失衡问题的需求。从这样的判断出发，我们认为，当前不应该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方向性调整，特别是过去几年中所实施的引导出口行业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财政和贸易政策手段。但是，这并不是说政策层面不需要关注和警惕次贷危机的长期累积性影响。一方面，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动荡已经增加了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易变性，对我国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性构成了现实挑战。这需要我国在货币、汇率、金融和资本账户管理政策方面做出适时应对。另一方面，次贷危机的影响存在进一步深化和向实体经济扩散的可能性，并且可能通过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反馈机制，放大金融动荡的负面影响。一旦这种可能性成为

¹ 计算所用数据分别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

²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现实，世界经济将加速下滑，使得外需冲击不断强化和积累，并与我国国内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我国出口行业的调整过于剧烈。为此，有必要对于国内贸易政策、劳工政策、财政和货币政策等的力度进行一定程度的微调，随着外需冲击的影响不断积累和显露，适度缓和国内政策调整力度，避免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过于剧烈。同时，辅助以适当的财政、金融和社会政策，一方面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过程，另一方面降低产业调整过程的短期冲击和成本，包括失业问题加剧所带来的影响和潜在社会冲击。